

吵架中的现实主义

肖遥

在安·泰勒小说《呼吸课》里，有一对年轻的怨偶——非奥娜和杰西。他们从相识到结婚都不无浪漫，他是一个歌手，而她是他的铁粉。导致他们亲密关系高开低走的原因是几根木棍——当非奥娜抱怨杰西不管娃的时候，非奥娜的婆婆为了缓和气氛，说儿子杰西很爱她和娃，一直在给娃做摇床，木棍都买好了，结果挡不住猪队友公公实话实说：“那些木棍是我买来在走廊后的角落里搭晾衣架的。”婆婆哀叹一声，只要不把这件鸡毛蒜皮的事情抖出来，就还有机会缓和局面。非奥娜抱着婴儿扬长而去，扔下杰西、纸尿裤、小推车和午餐，盘子里的土豆沙拉变成了黯淡的灰白色。当这个小孩再次见到自己的父亲，已经是八年以后。

每场吵架的发展趋势都有一个起起伏伏的K线图，如果走向越来越现实和具象，那么情况就会变得糟糕。如果走向越来越抽象和形而上，那么多半情况不严重。宝黛吵架，宝玉负气而走，回家写小纸条：“戕宝钗之仙姿，灰黛玉之灵窍。”黛玉撂狠话：“这一去，一辈子别来，也别说话。”可当宝玉果断而去，黛玉来视动静，看到宝玉写的曲子和偈语，不觉“可笑可叹”，两人参禅悟道，仍复如初。

拿小朋友们的分分合合举例子，我家小孩和他表哥可谓“见不得离不得”的欢喜冤家。当他们玩耍时，就像进入一种神游状态，能够无止境地发明游戏、计划任务，创造出个想象世界，这世界对外人来说有多虚幻，对他们来说就有多真实。我若胆敢触碰他们任何一样东西，都会遭到强烈抗议：那是他们无比神圣的道具。他们

随时随地能进入自己的故事，就像跨过一道没人能看见的门槛，当他们进入共同的故事情节，其它人和事都变得无足轻重熟视无睹。

只有当争吵时，他俩才会来找我仲裁、主持正义。鉴于现实对亲密关系的腐蚀性，只要把吵架控制在云端不落地，那关系多半就不会摔碎。可不论我怎么劝导他们回到游戏中去，两男孩都执意要回到现实世界，他们开始重视事实，谁说了什么谁做了什么，编成对自己有利的故事来否定对方。如果说他们之前的关系是一所共同构建的房子，那现在他们正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移到外面，放在人行道上，之前的秘密变得公开，之前珍视的变成了赘余，之前他们共同创造的“宝藏”，如今摆在外人面前等待裁度和分割。他们从前有多心照不宣，如今就有多势不两立。任何琐事都能让他们吵起来，争论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属于谁，因为最细微的措辞而怒不可遏，这种憎恨可以如此具象，所经之处无一幸免。

由爱转恨，就像从幻境走向现实。摧毁关系的，不是吵架的力度或强度，而是不再相信那个幻境，就像一条流淌着魔法的河流，双方都愿意在这条河里乘风破浪，一旦有人不再相信魔法的存在，这条河流就干涸了。就像精神遨游在太虚幻境里的宝黛，一部《红楼梦》半部都是他俩在吵架——摔玉、绞香囊、寻死觅活，可是越吵越好，就像黄鹰勾住了鹁子的脚。相反的例子是贾链和王熙凤，当他们为了拉托、弄权、放贷、藏私房钱心生芥蒂和厌恶的时候，他们都拼命挣扎让自己摆脱对方，但唯一做不到的，是放过彼此。

走散的人

蔡钦

和她第一次见面是在车站。她的眼睛笑起来像月牙。我打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。她低头浅笑着，眉上开了花。那天我带着她去看了她最喜欢的电影，牵着她的手，迟迟不愿松手。她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，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松开了那双已经被汗水浸湿的手，随后又紧紧握住了，比以往更紧。她哭了起来。我慌了神，竭尽全力表达我的不愿意。她甩开了我的手，擦干眼泪，走了，此后我们再也没见。

早晨的闹钟还没有响，耳边传来急促的铃声，我得到了一个悲伤的消息。看到奶奶遗像的那一刻，我抱着父亲，想从他那里找到一丝安慰，却发现这个曾为我遮风挡雨的男人正在颤抖。奶奶火化的那天，我们全家为她送行。我们在告别大厅的外面等，里面正在进行另一场告别仪式，哭声撕心裂肺。我想着，当我去见奶奶最后一面的时候，会不会这样撕心裂肺。奶奶的妆容很好，很安详地躺着。我看了一眼奶奶，泪眼便是止不住，对着奶奶我重重磕了三个

响头，此后，这个世间再也没有我的奶奶了……

2021年7月20号，我看着窗外的暴雨，像往常一样，端着一杯咖啡坐在了窗边。暴雨丝毫没有停的痕迹。我以为只是像往常一样的狂风暴雨，没想到它一直在倾泻。不久，郑州地铁五号线淹没的消息传来，再后来，是频频传来的坏消息，我的心跟着悬了起来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一位身穿深蓝色雨衣、戴着墨镜的男人，他身边的自行车上竖着一块纸板，上面写着：“妞妞：爸爸还想接你回家。”那一刻，我的泪水如雨水落下……那些在暴雨中殒命的人，有的是在出差的路上，有的是从千里之外去见朋友，有的只是在往家赶，可是，他们突然就走散了，他们的亲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！

我们把“再见”挂在嘴上，可是，谁会预料到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永别？

我在心中告诉自己：珍惜身边每一个人，珍惜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，我要始终揣着善意和友好，在世界上行走。



春深 莫树杰 作

菜园里的动物

查显者

播下种子后，就要与那些天上飞客斗智。地上要盖些茅草之类，再认真些就铺起网罩，不然，刚种下的种子转身会被鸟儿吃个精光。那些鸟儿，聪明至极，仿佛有卫星定位般的功能，尽管地上覆上了泥土，也能精准啄食。

蔬菜发芽、茁壮之时，各类昆虫就会蜂拥而至。“蜂拥”只是比喻，真正到了蜂飞蝶舞之时，正值满园繁盛，花枝乱颤，时光烂漫，这是菜园子最高光时刻。我把菜地的昆虫分为四类，第一类极具观赏性，听说还帮助蔬菜传花授粉，属于益虫。第二类就是害虫，坏分子极多，破坏性从种到根到芽到茎到叶到果实，全方位覆盖，不留死角。我家菜地不打农药，来搞事的就更多。但我基本上分不清它们，只知道有蛾、螟、虱、蚜、螨、青虫、类似苍蝇的害虫等等。第三类是可能有害但好看好玩的，如瓢虫、蜗牛等。有一种小青虫，我们叫它kan（类第一声，拇指和食指伸开的距离为一kan，相当于拃）虫，它在叶子上爬行，弓起身子移动，尾部与头靠在一起，然后昂起头部向前行，如此反复，就像人用拇指和食指在器物上估量尺寸一般。小时候，我们将它捉住放在手臂上，看它爬行的样子，觉得十分有趣。第四类是收拾害虫的虫，当然还有不是昆虫的其它动物，如蜘蛛、青蛙。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一物降一物，生物链特征鲜明，菜园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世界。

蔬菜越发茂盛，藤蔓和绿叶覆盖下，有蛇盘桓。相比那些害虫，蛇更让人不安。如果单有危险性，倒不很可怕，惹

不起我躲得起，可像蛇那样集危险性和隐蔽性于一身的，就不寻常。有次踏进菜地，隐约看见脚下草丛里似乎有一根绳子，红黑相间，像极了摩托车后架上绑着的弹力绳，正要用手去拨弄，不料“绳子”似乎微微动了，定睛一看，是蛇，所幸没有踩到。

小时候，看到人家菜园四周扎上篱笆，总以为是防家禽家畜，现在才知道还能防外来的偷猎者。有意思的是，结果实的蔬菜什么时候成熟，那些偷猎者们总能准确地知道，但它们作案的手法却不成熟，也不懂（或不屑）消除痕迹毁灭证据，常留下不明脚印，或者将地刨一块坑，或者干脆将菜园弄得一片狼藉。种菜之初，也种了些玉米，拔节生长、开枝散叶、吐丝灌浆时都相安无事，眼看苞谷日渐饱满、丰收在望，突然，一夜之间被破坏殆尽，听人说作案的是狗獾，可直到如今都未曾得见尊容。

相比这些夜间窃贼，鸟儿们则胆大得多，光天化日不说，还怕人，人在东头，它飞到西头，人到西头，它又飞到东头继续啄食，驱赶急了，随着几声像是骂人的连续尖叫，“噗噗”地一齐飞走。有个周末下午，我去菜园摘菜，见不远处的树上很多鸟聚在一起，叫声断断续续，我并不在意。可当我在菜园时间待久了，鸟儿们一个劲地叫，起初还很奇怪，后来才明白，它们是冲着我叫。叫声愈来愈急，愈来愈烈，仿佛在说：还不快走！莫与我争食！叫得我似乎有些心虚，以至于一瞬间我竟以为，它们才是菜地的主人，而我却是不速之客。